



修智大和尚談：何為持戒

青楓：在平日，我們都經常聽到「受戒」這兩字，我們都曉得因為要遵守一些規矩，更不要作奸犯科。所以「持戒」是重要的。這個「戒」字最少可以讓我們想到「戒除陋習」！噢，佛教很強調持戒，請問大和尚，「持戒」是不是佛門獨有的？

修智：佛教是很重視「持戒」，但這不是我們獨有！廣泛點說，「持戒」不是整個社會都需要嗎？看看佛經對俗家弟子常說的「五戒」是什麼？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社會上是不是也需要好好地重視這五點？這五戒在社會歷史上其實早已存在的道德文化，我們都聽過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這五個字吧？仁者，不殺生；義者，不偷

盜；禮者，互相禮敬尊重，不做邪淫之事；佛教強調不飲酒，因為酒後容易亂性，迷失理智，容易做出糊塗事，甚至是做出「大件事」的。譬如酒後駕駛，太容易造成車禍了。所以要有「智」，就應不飲酒了。最後信者，誠信、不妄語。

青楓：對，對，如此「對號入座」，正是「恰如其份」，也更好讓我們體悟到為什麼佛教強調「持五戒」是這樣的平實。

修智：佛教裡講「戒」，這個「戒」也不是佛陀一開始便定下來讓弟子們去遵守的。開始是沒有的，後來由於共住方面的需要而確立下來。

青楓：是，也聽說當年舍利子向佛祖說，「請您制定一些規例讓我們去依從。」佛祖



生活就是這樣

隨街踱，看到這樣一則街景——

一位阿伯推拉着兩車「紙皮」，慢慢地走動，這是「執紙皮」以謀生的老人家。雖然收入微薄且辛苦，但那是自食其力，自有一份光榮自豪感！

——我向他致敬，祝他身體健康！

（相信一些上了年紀者，都會記得上個世代我們強調的「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」。這就是了，我們是從艱辛走過來的。）



說：「現在所見，大家都依法修行，都是清淨的，沒有煩惱，用不着去制定規條叫大家依從！」

修智：是的，開始時是這樣。譬如人無病，是不應預先服藥以醫治。有病時，才可對病用相應的藥以醫治。慢慢地過一段年歲，見到一些弟子的行為有所不妥，影響教團，或影響共住的僧人，為了改善及不讓問題惡化下去，也就根據實際情況而制定一些規例。可以說，佛教裡的戒是這樣而來的。在制定規條後，因某些因素而令日常生活有所不便時，這些規條得因時制宜會有所修訂的。可見持戒是為了「防非止惡」，而不是增加束縛，徒增煩惱。

青楓：根據實際情況而定下規例讓大家去依從遵守，這就是「戒」的開始。用上一個「戒」字，可以讓我們顧及兩點，一是這問題的嚴重性與普遍性，把一些比較重要的「社會問題」都提上來了，對我們是有一個很好警示，無論我們說佛教裡的「五戒」還是從「仁義禮智信」來看，都很有意思。

修智：我們今天談「為什麼要持戒」，以上說的相信大家都能明白個中道理，我想再深入一點講講這五戒事宜。佛經裡談「五戒」，可分別為「性戒」與「遮戒」。「性戒」這個「性」字，指的是本性，譬如我們常念的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！」指的就是這個「性」。所謂「性戒」，就是即使不制訂規條，有些規矩在約定成之下，是必須遵守的。例如世間上不會有人可以接受被人「盜竊」。將心比心，我不接受被人「盜竊」，所以我亦不應「盜竊」他人所擁有。「遮戒」是為了協助防止「性戒」的犯過。例如酒後失去理智，對於「性戒」的防範意識將減低，因而犯戒機會將大增。

青楓：由上述可見，即使沒有受持五戒，其實人人亦是要遵守的規條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們為何仍需舉行受戒儀式？

修智：在受戒儀式後，可增強防範意識，格外留心。佛陀遺教「以戒為師」，便可見得受戒與持戒對防非止惡的重要性。

繁花盛展

在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的「藝廊」，我們剛展出了湯長圓的書畫展，這嶺南畫派第四代傳人的畫作寫得好，筆墨用心。

一個月的展期過去了，今天，這藝廊並沒有閒下來，我們立即再布置上那個妙法寺園林的繁花攝影，加上了好幾幅妙法寺的建築圖片，充實了攝影展內容，讓大家對妙法寺的風貌多一點認識。



圖為我們的義工在展場布置。

佛語(十四)

貪·患·痴

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有這樣一句話——

「善根者不貪不患不痴，一切善法從此三生。」

讓我們先來解釋幾個詞語。何謂「患」？此字粵音讀「位」，即是怨恨憤怒之意，如果我們不寫「患」，不妨寫作「瞋」，此粵音為「親」，亦即是生氣、憤恨之意，它多少與這個「瞋」字有別，雖也讀作「親」，但它是瞪大雙眼之意，不過，亦可以解作憤怒的，那麼，你寫「貪瞋痴」或寫作「貪瞋痴」，基本上也可以，大抵這也叫做「不執着」。好，讓我們談回「貪瞋痴」，它實際上也說明一個問題：能夠剔除「貪瞋痴」那就是佛法了，而且是佛法的一個核心價值。我們也不用僅僅把它放在「佛法」來說，能不貪不瞋(患)不痴，不也正是做人的道理嗎？

這個「貪」字，也不僅是面對錢財，你喜歡別人對你歌功頌德(我們俗語說「擦鞋」)，這也是「貪」。痴，即是無明了。——以自己的「無明」去講大道理，真是夠「痴」。(我常常警惕自己。)

「水到渠成」

《禪林寶訓》說——

「聖賢之學，固非一日之具，日不足繼之以夜，積之歲月，自然可成。」

此字義是簡單的，我們不必見到「聖賢」兩字便高山仰止地害怕起來，實際上做所有事情、所有學問，都是一樣，都是要「日以繼夜」的專注、投入，絕對不可以「一日十寒」。「日以繼夜」也祇是一個形容詞，是形容我們要專注、用心。

「積之歲月，自然可成。」也說明一個因果問題，你專心用心地做了，所謂「日子有功」，到最後一定有很好的收穫——這收穫便是「果」。

很多事情，道理是簡單的，我們亦無謂去「故弄玄虛」。

「守志行」

《四十二章經》裡說——

「要當守志行，譬如磨鏡，垢去明存，即自見形。斷欲守空，即見道真。」

這句話，焦點在「守志行」三字，守，你可以譬喻為一個「修」字。「志行」兩字可以連用，也可以是兩個意思。連用是指你的志向行動，分開來說，我們不妨理解為「志向」與「操行」。無論是哪個用意，都是指出我們如何去「守」這「志行」。它的譬喻是容易理解的，——如鏡面給抹去塵埃，我們便可清晰地看到自己，至於「斷欲守空」這個「空」字不是指什麼也沒有，而是指空淨，不去妄想；「即見道真」，是指明白真正道理。

當我們抹去一些「字障」之後，那道理是簡單易明的，同樣在本段文字想最後讓我多說一句話——講道理，不必故弄玄虛。

「自得」

《地藏經》說——

「但能於諸佛教中乃至善事，一毛一滴，一沙一塵，如是利益，悉皆自得。」如果你對做事情總是從善意出發，則無論是大大小小（小至一沙一塵），也是可以得到利益的。（這「利益」兩字也不必從「功利主義」出發，我們視之為善意便很好。）最後的那句「悉皆自得」，我們不妨從另一個層面加多一點認識，「何謂自得」？不僅是「好」，是「壞」也是得，即如我們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咎由自取」，或者用句地道俚語說：「是自己攞來衰！」這就是「自得」。

所以，我們對「悉皆自得」這四個字，也不妨從正反兩面去多想想。

觀音與心經



有畫友對我說：「你畫的觀音形象，很溫柔，很端莊！觀音是女性嗎？有說觀音是男性的。你有什麼看法？」

我的看法是觀音何分男女？把祂描繪成端莊形象便好，觀音，給我們的感受是慈悲！——派慈悲相便好。

我在敦煌石窟裡看到的觀音像是男性的，有兩撇幼鬍子。

十多年前我畫心中的觀音像，喜歡把「心經」也寫上去，這是一份淨心修行。



禪非坐說

· 智銘 ·

(原刊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《內明》第九十三期)

禪傳入中國之時，應該是坐的，如達摩面壁九年，當然是坐着面壁，並非站着更非臥着面壁。如五燈會元曰：「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默，人莫之測，謂之壁觀。」又曰：「神光……近聞達摩大士，住止少林，至人不遙，當造玄境，乃往彼，晨夕參承，祖常端坐面壁，莫聞詢勸。」可見達摩是以坐參禪的。至天台時，「坐」更被視為參禪的不二要門。如此觀二曰：「居一靜室，或空閒地，離諸喧鬧，安一繩床，傍無餘座，九十日為一期，結跏正坐，頂脊端直，不動不搖，不委不倚，以坐自誓，臂不拄床，况復屍臥，遊戲住立。」像這種對坐的嚴格要求，已到了制式化的程度，有非如此坐即不能禪悟之概。自達摩以至五祖，應多是以坐來參禪的。

否定坐為參禪必要條件的，應以六祖慧能反對最力。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有云：

「善知識，莫聞吾說空，便即着空，第一莫着空，若空心靜坐，即着無記空。」

這是六祖不重視坐的最初說法。他在闡釋空、慧時又說：

「淨名經云：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莫

心行諂曲，口但說直，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勿有執着。迷人着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動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，作此解者，即同無情，却是障道因緣。善知識：道須通流，何以却滯。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，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，若言常坐不動是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維摩詰訶。善知識：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，迷人不會，便執成顛，如此者眾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」

這是六祖說明定、慧不由坐而得，如果常坐不動，甚至執坐成顛，便成障道因緣的大錯，自縛而不能解脫了。接着，六祖解釋「坐禪」的意義說：

「何名坐禪，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。外於一切善惡境界，心念不起名為坐，內觀自性不動名為禪。」

可見坐禪的真義，並不是拘泥於形式的坐，而是對外在的善惡不起心稱之為坐，對內在的自性，保持如如不動方為禪。

六祖與神秀對「坐」所發生的第一次衝突是這樣的；一天，神秀命他的門人至誠說：

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，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」志誠受命以後，就到了曹溪，滲在僧眾內面參請法要，但不說明自己來自何處。那時，六祖告訴大家說：

「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。」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

師曰：汝師若為示眾？

對曰：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。

師曰：住心觀靜，是病非禪。常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。

六祖對於禪悟的方法，在坐的方面說，與神秀是極端不同的，對神秀的主張坐禪，甚至是加以斥責的。但神秀在北方有着很大的聲威，他的說法不但受到僧俗的尊崇，甚至亦為當朝所尊重，成為內京法主。這時候六祖在南方的成就，亦聞於北方的朝廷。中宗神龍元年，薛簡奉則天中宗之詔到曹溪，迎請六祖上京受供。當時薛簡與六祖有一段對話：

薛簡曰：京城禪德皆云：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，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未

知師所說法如何？

師曰：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。經云：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何以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，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座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

這一段對話，是六祖與神秀對於「坐」所發生的第二次衝突。

六祖的第二代與神秀的第二代，為了「坐」的問題，也曾發生了衝突，那就是神會與普寂、降魔藏對坐禪的不同看法。據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（下卷）」，其中載有「山東崇遠」與神會的一段對話（見神會和尚遺集）。

遠法師問：嵩岳普寂禪師、東岳降魔藏禪師，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禪；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。指此以為教門，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坐？

和尚答：若教人坐，教人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者，此是障菩提。

今言坐者，心不起為坐。今言禪者，見本性為禪。所以不教人坐身、住心、入定。若指彼教門為是者，維摩詰不應問舍利弗宴坐。

不亦樂乎

每次返回妙法寺都會經過這一叢簕杜鵑，當它無花的時候，我們雖然看到的是一叢綠葉，但心裡也欣然喜歡。花開的日子——像這十月、十一月，這些紅艷艷花朵真教你心中嚮往。特別陽光下，再加上背後的藍天，你看着又禁不住拿出手機來拍攝了。我已經拍攝了多次，但仍拍得不亦樂乎！

你看這畫面，我想你遇上它的話也會禁不住停下來「打咕」的，是不是？



這一段對話，神會對普寂、降魔藏二人的教法所作的批判，與六祖批判神秀的口氣完全相似。六祖批判神秀的「看心觀靜」，指為「障道因緣」。而神會批判普寂與降魔藏的「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。」是「障菩提」，而他們用以批判的證據，同是引用「維摩詰訶舍利弗林中宴坐」的那個故事。所以六祖與神會對此宗提倡坐禪的反對意見可謂「一脈相承」。

神會除了與崇遠有上一段對話，反對坐禪以外，在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」（神會和尚遺集）中，尚更有與澄禪師的一段深入的討論：

和尚（神會）問澄禪師：修何法而得見性？

澄禪師答曰：先須學坐修定，得定以後，由定發慧，以智慧故即得見性。

問曰：修定之時，豈不要須作意否？

答曰：是。

問：既是作意，即是識定，若為得見性？

答：今言見性者，要須修定，若不修定，若為見性？

問曰：今修定者，元是妄心，妄心修定，如

何得定？

答曰：今修定得定者，自有內外照。以內外照故，得見淨。以心淨故，即是見性。

問曰：今言見性者，性無內外，若言因內外照故，元是妄心，若為見性？經云：「若學諸三昧，是動非坐禪，心隨境界流，云何名為定？」若指此定為是者，維摩詰即不應訶舍利弗宴坐也。

這一段辯論，是說明修定不能作意，更不能執坐為修定的必要條件。若作意，即是心隨境界流。若執定，即是障菩提。

除神會外，六祖還有一位弟子南嶽恆讓，駐錫般若寺時，也有一段關於坐禪的有趣故事，據五燈會元載：「開元中有沙門道一，在衡嶽山常習坐禪，師知是法器，往問曰：大德坐禪圖什麼？」曰：圖作佛。師乃取一甌於彼庵前石上磨，一曰：磨作什麼？師曰：磨作鏡。一曰：磨甌成鏡邪？師曰：磨甌既不能成鏡，坐禪豈得作佛？一曰：如何即是？師曰：如牛駕車，車若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一無對。師又曰：汝學坐禪？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



簡約華麗

耶誕誕，大家都習慣叫「聖誕節」，沒有什麼不好，特別是在這商業社會，但求熱鬧，有生意可做便行。

對一些商場的聖誕節裝飾感興趣，那是看它有什麼樣的設計以吸引遊人！遊人中特別是小孩子，他們是「寶貝」，年輕父母都以他們為主，於是商場的商機便瞄準小孩了。

像本圖商場設計，簡約而又見華麗，入內還有多個遊玩攤位，成年人與小孩都喜歡，有意思。

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法無住，不應取捨，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，若執坐相，非達真理。」

這個故事，描寫得非常生動有趣。他用淺顯的事例，來解釋坐及禪的不相應。頓開了道一及後代禪者的竅門。恆讓的說法，比六祖、神會更簡單明瞭。

在敘述六祖、神會「禪非坐說」的引證中，他們兩人都只引證了「維摩詰訶舍利弗林中宴坐」的經文。茲讀大般若經，佛陀早在其中有「禪非坐說」的紀錄。大般若五百七十四卷「曼殊室利分」記有：「佛告曼殊室利：頗有因緣可說：菩薩坐菩薩座，不證無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：亦有因緣可說；謂菩提中，無有少法可名無上正等菩提。然真菩提，性無差別，非坐可得，不坐便捨，無相菩提，不可證故。」

這是佛陀明白指出，「坐」——不可以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的說法。而曼殊室利，更引得佛陀此一說法，認為菩提中無有少法可以名之為無上正等菩提。而無相正性菩提自更非坐可得，非坐可證了。

在大般若中，還有一段曼殊室利的話，他

說：「世尊：般若波羅蜜，於菩提當無坐義，況我能坐？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皆以實際為定量故，於實際中，座及坐者，俱不可得。」

曼殊室利在一段話中，否定有坐義，更否定有能坐的我，所以座與坐者，俱不可得，既座與坐者俱不可得，禪又何能因坐而得。故曼殊室利的這幾句話，將「禪非坐」說得最為明確，使人有無可置辯之概。

如問：既無座及坐者，又如何有「如來清淨座」？法華經法師品曰：「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皆空。」所謂「一切法皆空」，「即佛自證平等妙法，實相真空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也。教坐如來座者，非是小乘人空座，不違法空。今既作佛，應坐法空之座，說一切諸佛權實之法，使悟無二無三。證一切諸佛實證之道，令入一相一味。於諸法中，得最自在，名之為座，坐此座者，終日說法，不見有法可說也。」（見丁福保居士箋註六祖壇經護法品第九）。故如來清淨座者，是法空之坐，座及坐者俱不可得。



保護

很有趣，大榕樹的鬚根如果垂下地面，可以慢慢地變為樹幹，在尖沙咀彌敦道上，我們看到兩旁的老榕樹，不但鬚根一把一把地垂下，像舞台上的「鬚生」，而且護理人員還細緻地把竹片以竹筒形狀把一些氣根保護起來，就是讓它好好地成長，他日變成樹幹後便等於「材」了，可以藉此承托一些橫生枝條。你看，大自然就是這樣的奇巧奇妙，這也是「眾生靈性」啊！



相伴.....

每次離開家門經過這條小路，總看到這兩棵榕樹的。幾十年來看着「他倆」成長，也看着「他倆」經歷多次風風雨雨。幾乎每次大風雨過後，「他倆」都落葉紛紛，甚至祇剩下枝條的。但兩棵樹依然相依在一起，很風雨同路地像情侶的依偎着。每次見到「他倆」，總有些兒「我見猶憐」的感覺。但每次見到「他倆」不但頑強地存活起來，而且很快又生萌出嫩葉了。不過一兩個月吧？又見綠葉滿樹的，像一把綠雨傘！生命就是這樣，相伴相依就是這樣！



「眼前所見」

日前在街頭上看到一幕，有所「悟」。見到的「一幕」，是一位白衣男子用手肘向身旁另一男士「開肘」。

我有點「好打不平」——如果兩人爭執起來，我會幫那被「撐」了一下的男士，因我分明很清楚地看到，但隨即想想，——不對呀！對事情的看法，不能片面地「祇看到眼前」，我們必須作「前因後果」的想想，眼前所見，最少可讓我們想到一個問題！為什麼那人會靠着人家來行路？這條路不是很寬闊嗎？這麼一想便可想出問題了。那白衣人「開肘」不是很正常嗎？讓我「悟」出的道理，就是「不能單憑眼前所見」。

「清官難審家庭事」

有朋友問起一事，是關於他的「家事」，我尚未想到怎樣回話，另一朋友說：「算了罷，清官難審家庭事！」

對，此話有道理，此話的「重點」也不是放在「清官」兩字，「清官」在這裡祇是一個「動詞」或「形容詞」，重點的還是在此說明「家事」之複雜也！那句話的說法，即是告訴我們：「家庭之事呀，你即使是所謂清清白白、立論不偏不倚的『清官』，實際上也很難作出公平公正的處理，前因後果，或者說是有沒有「片面」之言？都不清楚，難下所謂正確無誤之言。」

排隊……

經常聽到一些社會輿論，公廁的設有對女性不公平啊！

有什麼不公平呢？原來指的是數目，兩者相等也是「不公平」的，原因是男的可用「尿兜」很方便；女的個個都必需使用「廁格」。所以我們經常見女廁是大排長龍的。還好，我們香港女士們都是懂得規矩，好好地排着隊了。你看這幅圖片，多有規矩！這是文明素質。

前些日子見到好些公廁在門旁安裝上電子設備，把內裡有沒有空格告訴大家！——真的多此一舉，還是好好地想想如何增加女廁的廁格吧！



城市環境設計的一點心思

城市環境設計，如果肯花一點心思——真的是「一點」，不用多，也自然地可以給你一個清新的感覺。

你看本圖，在港島鰂魚涌一個半山坡的地盤，要拆掉舊房子改建了，而它前邊便是一道護土牆。就在這道護土牆上繪畫上原有待拆的，——有點歷史價值的建築物，一來既保留了那點歷史回憶，也同時美化了那護土牆的環境，看上便給你帶來一點城市環境設計的清新氣息，當然，最重要的是設計者、繪畫者有

那點心思。每次經過這地方，特別是從對面街望過去便給你一份愉悅的感覺，尤其這裡有電車站、巴士站，當你候車等得有點不耐煩的時候，看着這畫圖便帶給你喜悅。我想在城市環境設計方面，這點心思是重要的，最低限度比起那些「不知所謂」的塗鴉可愛得多！——我說「不知所謂」也不是刻意的詆毀與侮辱，大家會心中有數。

儘管如此，我們走在街道上，也實在可以看到好些有意思的「街道壁畫」，如果你在



港島坐地鐵到西環去，從地鐵站出來後，也可以看到一組頗有意思的壁畫，它把百年前此地方一些歷史建築、「歷史故事」勾勒起來，你可以看着它而聯想到「百年風光」，當然也很自然地想到「塘西風月」。如果有空閒時間也不妨在這一帶走走。儘管塘西的「風月」沒有了，但那些印象的捕捉還是可以的，特別是看到一些街名。

無論我們作本地遊還是到別些地方去，如果在事前多看一些「背景故事」，那走進風景去便另有一番滋味，即使是「走馬看花」，到底也讓你曉得那是什麼「花」。如果連什麼「花」也不曉得，則這樣的遊賞肯定會興趣大減的，這一點大家都曉得，不用多說。



錯失

從西環堅尼地城地鐵站出來，向右行，不遠處你可見到護土牆上有一組壁畫，它以西環的「五台山」為題材——太白台、桃李台、義皇台、青蓮台、學士台等，這具百年歷史的「五台」，把它當年樓房建築模式繪畫出來，很有意思。

可惜，十分之可惜！「太白台」百年前是香港第一座民間遊樂場，今次壁畫也表現遊樂場了，但却是隨便亂畫——百年前香港哪會有摩天輪？

百年前這裡的遊樂場是有燈謎、歌壇，以及「扒艇仔」（因近海邊）。

如果根據這些來描劃，再寫上幾行文字介紹，這可成為「百年香江」的「打咭」熱點！怎麼策劃人不作這樣想？



古代「文青」

到尖沙咀香港藝術館一遊，我們往往有很好收穫。如果你對中華文化有濃厚興趣，特別是對書畫藝術的欣賞而言，那麼，你必然對其中一個展館是流連忘返的，這館便是「虛白齋」。是劉作籌藏品的聚展地，歷年來，都給你一個很特出的感覺，便是「一絲不苟」，策展人對作品的

挑選與文字介紹，都是一點也不馬虎。正因為這樣，每次從「虛白齋」出來，都滿懷高興、滿心愉悅的，就因為它的充實。

最近看了一個「古文青生涯規劃」的書畫展，對古代的一些在書畫上有成就的「文藝青年」，把他們的作品介紹出來，帶出一份有趣的價值觀。「古代文青」的生活是怎樣的？特別是一些「歸隱」者，他們在隱逸生活中如何求取自己的「生存之道」，我們從其作品中得到認識，這樣的書畫展充份體會到策展者的心思。

香港的所謂「文化產業」真是兩個極端世界，有些嘩眾取寵，唯西方藝術是瞻；有些則像「虛白齋」那樣默默地耕耘。



海傍好風光

如果你在香港作「一日遊」，除了那些購物地方不說，假如是想輕輕鬆鬆地，浮光掠影式的看看，則不妨到九龍尖沙咀這海濱花園走走看看。有遊客說：「來香港遊賞一下，這地方可說是必到之地。」這維多利亞海峽，兩岸風光甚佳，它是真真正正地代表了香港的現代風貌，遠遠地望向灣仔會展的建築物，一定是禁不住拿出手機來「打咭」的了；近的，尖沙咀鐘樓也是不可錯過的拍攝景象。

你慢慢地，迎着海風在這長廊上行走，你自然會看到有些年輕情侶也穿上婚紗、禮服在這裡「好趁青春留情影」。

何況這一帶除了充滿優閒舒適「現代感」之外，你更好地走進藝術博物館去，除了平日有水準的常設館外，說不定你還會遇上一些特殊性的作品展，這就心懷喜悅滿載而歸。

有不少外地遊客也從這裡坐渡海輪到港島灣仔或中環去，繼續他們舒適優閒的「一日遊」。





家與牢

面對我們自己的方塊字，想下想下，便會想出不少趣味，特別是如果我們打着問號去想、好奇地想，也同樣會想出不少趣味。

隨意地讓我們說說這個「家」字吧！我們都習慣地認為「宀」這個部首是象徵房屋，或者索性說象徵一個「家」吧！於是你會好奇地問：「咦，何以這個『家』字下方是『豕』字？豕，不就是豬嗎？」

——是，豕，是豬，音「始」。從這個「家」便最少讓我們想到兩個意思，一是所謂「家肥屋潤」，家中有豬，象徵富裕，而這個「家」字也正好說明了我們是從農業社會而來，有家畜是何等重要，——這也象徵家的重要。

引伸開來說：我們可能又會說：這個「牢」字，也是「宀」作部首，它不一定是家，但最少也說明了這個像屋，像房子的空間，所以「牢房」、「監牢」這些詞語都與樓房有關。

——咦，為什麼「牢」字下方是「牛」字？牢房與牛有連系嗎？

說有連系亦未嘗不可，牛，本來就是關起來的，古代的牛也是用來祭祀，所以我們稱它方為「牢房」。當然，慢慢地發展開來便有監獄的意思。

門與戶

「小心門戶！」門戶兩字固然可以連用，但也可以分別開來，而且以字形來看也帶有趣味。「門」字很象形，我們一看便可以聯想到，那個「戶」字呢？單邊，也教我們聯想到窗，窗不是可以單邊的開合嗎？很自然地，門指大的，戶便細小了，也指一些數目，譬如說，「戶口」、「客戶」之類，我們可不會將之說為「門口」、「客門」，那是另一個意思了。

文字的開始使用期往往是一字多用的，慢慢地才有所分工。譬如說，「我們」、「你們」這個「們」字，早期寫作「門」的，所以說「你門」、「我門」，不要以為是指你的門、我的門。

當然，到了今天都分工了，「門」「們」已分，而你硬要「扮高深」、「扮有學識」地去寫「我門」「你們」，那祇是在鬧笑話而已。

有一些人是喜歡「扮識嘢」的，明明知道今天形容吸毒者為「癮君子」，偏要「食古不化」地賣弄寫「隱君子」，人家還以為你在寫歸隱的人。